

漂

泊

的

越南女人

傅建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2 号

**漂泊的越南女人**

**傅建文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皇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2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一版 199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定价:5.60 元

ISBN7—80088—427—9/Z·60

## 引 言

### 红灯——大量涌入中国的越南妇女

我们回溯在中越友好的历史长河里，掬起那份美好。

在五星红旗飘扬于天安门广场两个多月后，即1949年12月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致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的手握在了一起。

1963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河内，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在机场欢迎时说：“心心早相印，今日喜相逢”，指出中越人民是“坚强的战友和骨肉的兄弟”。四年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之际，胡志明主席又在《越南新闻》上发表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一文。一句意味深长的标题话，成了中越友好史册上郑重的一笔。

中国——越南，山水相连，友好邻邦，亲密至极。同志加兄弟的年代，中越两国边民尽情挥洒笑

容，和睦相处，互婚联姻；边境的关山口隘是两国边民走亲访友的大门。

美妙的篇章却是沉淀的历史。

不羁的岁月奔涌着。无须回避这血般的沉重。十多年前，“同志加兄弟”的那一方反目，长时期和平友好的边界瞬间纠纷层出，冲突倍增，终于在70年代末爆发了一场令人心悸的战争。中国军人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在千里南疆鼙鼓鏖战，血染青山……

历史悠悠。

岁月悠悠。

边关悠悠。

八十年代末，历史老人捧现出一圈神秘的光环。中苏握手言和，30年坚冰融化，“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双方重兵扼守的漫漫北国边地转世太平，媾和往来；而南疆，会意的历史老人也擦开了神秘的面纱，似乎在一夕间，几十万肩挑手提的越南人涌过了还是布满地雷的边界……

有人欢喜有人忧。

几年时光流水样过去了，我们的目光跳过繁华热闹的边境贸易集市，滞留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一份关于边境情况分析的综合报告上的一段文字上：

自1988年底中越边境集市贸易开始至今，据不完全统计，有63000多名越南妇女乘机翻过边境线，

来到我国广西、云南的防城、宁明、凭祥、龙州、靖西、那坡、富宁、麻栗坡、马关、文山、屏边等边境县市生活，她们随意与男人同居，无拘无束，同时，还有 10000 多名深入到除青海、西藏之外的各个省份……

一段并不晦涩的文字，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也令人感到惊悸迷茫！

其实，警钟早已敲响。

1987 年，边境刚刚转为平缓，但还处在硝烟未散、枪声未断的对峙状态。10 月，广西凭祥率先报警：查获未持任何合法证件进入中国境内的越南人 302 名。11 月，云南紧跟着报警：查获非法入境的越南人 370 名。查获的越南人中，绝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紧接着，内地各省也接连报警。

1988 年 5 月，河北清苑、博野、徐水等县查获被人贩子拐卖的越南妇女 17 名。

1988 年 7 月，山西原定、定襄县发现有 16 名越南妇女被人贩子卖给当地农民，其中 6 名非法同居后已怀孕。

1988 年 8 月，广东化州、廉江、阳春等地查获 37 名越南人，其中有 31 名是妇女，且都已与当地农民同居。

接着，这年的 9 至 12 月，四川、江西、湖南、浙

江、福建、河南、陕西等省也相继发现滞留的越南人，其间无例外地是女性占绝大多数！

更有甚者，1988年11月，首都北京发现了7名越南人，其中竟有3名越南妇女企图向联合国难民署驻京代表处申请去加拿大或美国定居。

有人惊呼：“越南人打进来了！”

然而这只是音乐的前奏，戏曲的序幕，或者说是一颗问路的小石子！

1989年春节，中国云、广边界的哈德、金平、河口、田蓬、北斗、平孟、化峒、硕龙、水口关、友谊关、爱店、板烂、垌中、东兴等口岸对越开放，刹那间，中国南部边境集市间挤满了从那边涌过来的高颧骨的黧黑的面孔……

紧跟而来的是—支庞大的“娘子军”。她们毫无顾忌地越过边境贸易集市，有的向中国边境地区的村寨间扩散，有的则越过边境检查站，向中国的纵深深入！

仅仅在1989年元月至6月的半年间，在边境地区安家落户的越南妇女达2万多名之多！深入内地各省的也有4000名之多！

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飞舞，各级政府部门紧急行动起来。短时间内，边境各县市立即组织了由政府、公安、外事、民政、工、青、妇联组成的劝退小组和清理遣送小组，进行了大规模的遣送；各地边防检查站（哨）也加紧了控制和检查……

但是，防川容易堵川难。各种控制措施收效甚微。送回去的马上又返回来了，准备过来的依旧照来不误！

涌向中国的越南妇女的队伍在源源不断地扩大！

伴随她们而来的是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非法同居、非法生养、重婚、拐卖、卖淫……故而，演出了不知多少弯弯绕绕、波诡云谲的故事？

国人惶惑了，凝成一个个巨大的问号：

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些异国女人告别故土、远走异域，甘愿在风雨中玩味人生？

山高耸，路狭窄，地贫瘠，历史的荆莽造就的贫穷古老的中国南部边境地区，今日里以何等魅力诱惑着迢迢远行而来的异国女人？

走入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异地他乡后，这些弱女子的命运如何？

她们的到来，给正致力于脱贫致富、搞活经济的中国，尤其是广大边境地区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

## 目 录

引 言： 红灯——大量涌入中国的越南妇女

第一章： 十年一觉中国梦

——越南妇女战后寻亲记 章三

..... (1)

○十年沧桑 ..... (3)

○千里寻亲记 ..... (5)

○夫妻对换的黑色幽默 ..... (12)

○跟着感觉走 ..... (19)

○地雷爆炸前后 ..... (26)

第二章： 跨越国界

——外嫁中国边民的越南妇女

..... (33)

○涌向中国 ..... (35)

○最初的报告及追踪 ..... (37)

○异国“喜儿”出走记 ..... (43)

○“蜂花”牌洗发膏的诱惑 ..... (52)

○战争中的女性悲歌 ..... (54)

○走向中国的越军女上士 ..... (60)

- 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 ..... (67)
- “光棍村”的集体婚礼 ..... (70)
- 矮子踏上高跷跷 ..... (76)
- 错位的爱情 ..... (82)
- 那支河的哀歌 ..... (86)
- 咸涩的苦水 ..... (92)
- 疯狂的男人和女人 ..... (97)
- 跨国“超生游击队” ..... (105)

### 第三章： 女性悲歌

#### ——被拐卖的越南妇女们

- ..... (109)
- 钱，罪恶的魔方 ..... (111)
- 一条连衣裙的代价 ..... (120)
- ..... ○拐人的姑娘曾被拐 ..... (129)
- ..... ○拐人的姑娘被人卖 ..... (140)
- 自己出卖自己的越南妇女 ..... (145)
- ..... ○遣送“档案” ..... (151)
- ..... ○骗与被骗的错位 ..... (157)
- ..... ○此案惊动了中央军委 ..... (167)
- ..... ○投足于边地的“赛杨戩”们 ..... (179)
- ..... ○“越南妇女有限公司” ..... (184)
- ..... ○千里独行侠 ..... (192)
- ..... ○黑色通道 ..... (199)
- ..... ○交通工具大全 ..... (207)

|               |       |
|---------------|-------|
| ○站在界河口岸 ..... | (216) |
|---------------|-------|

## 第四章： 古老的罪恶

### ——游荡在边境的越南卖淫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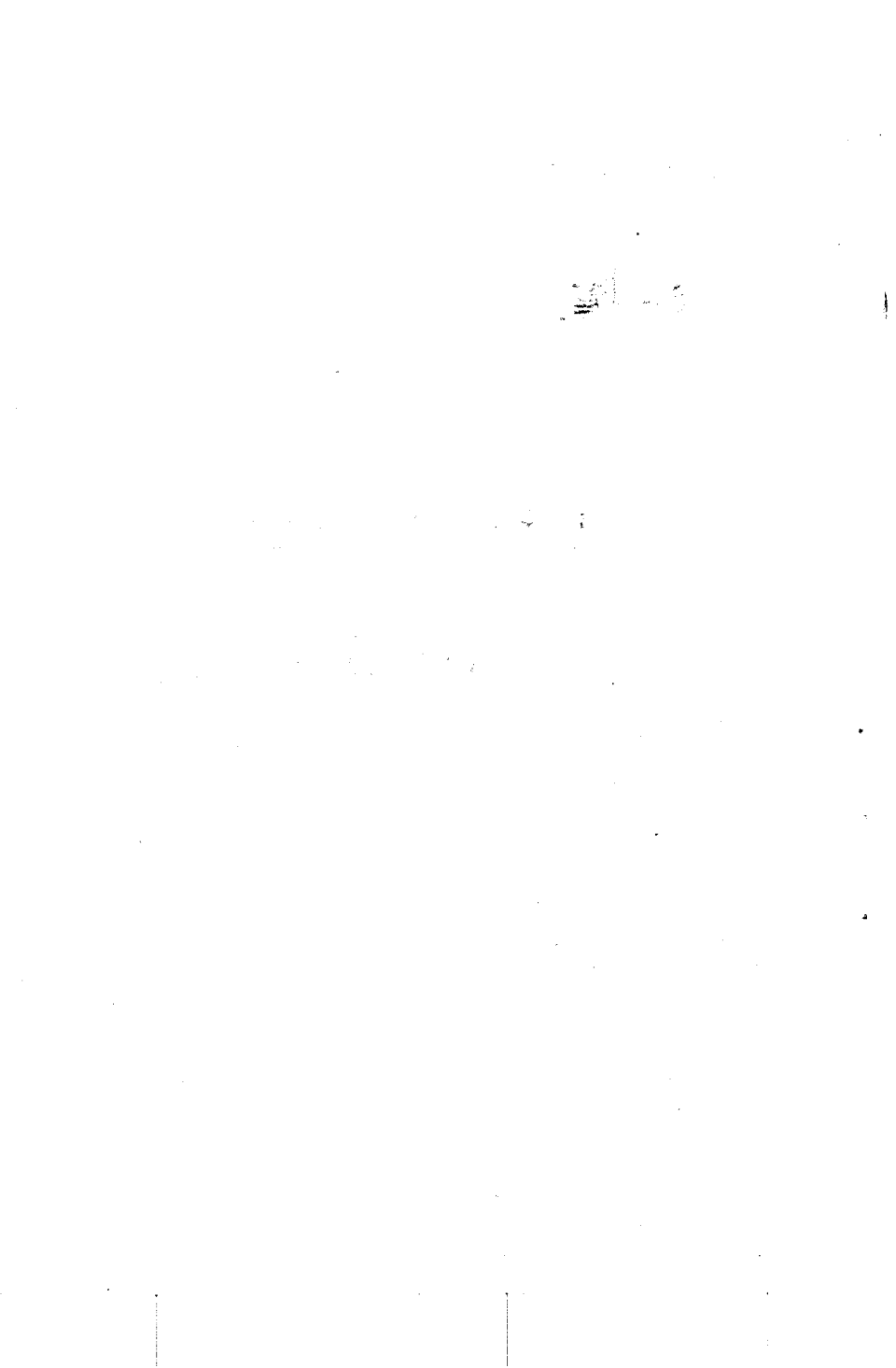
|                            |       |
|----------------------------|-------|
| .....                      | (221) |
| ○警钟在南疆长鸣 .....             | (223) |
| ○最初一滴血 .....               | (226) |
| ○情亲赶不上钱亲 .....             | (235) |
| ○重操旧业的“黑玫瑰” .....          | (242) |
| ○越南卖淫女“大联唱” .....          | (246) |
| ○“双保险”的旅社 .....            | (259) |
| ○拉客拉了个公安人员 .....           | (270) |
| ○揉进了想象的“龟公”“龟婆”独白<br>..... | (276) |
| ○六千元买了一个“亏”字 .....         | (283) |
| ○嫖客之怪现状 .....              | (292) |
| ○性病“诊所” .....              | (309) |

|                    |       |
|--------------------|-------|
| 附： 异国“红灯区”探微 ..... | (319) |
|--------------------|-------|

# 第一章

## 十年一觉中国梦

——越南妇女战后寻亲记



## 十年沧桑……

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短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十年，在人的一生中，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尤其对那些圆满的家庭和倾心相爱的恋人们来说更为珍贵，即使以婚姻中金牌荣誉的“金婚”来衡量，也是岁月的整整五分之一。

历史似乎是残酷无情的。

1978年的夏天，中国千里南疆敞开它阔大的怀抱，接纳了数百万在外漂泊回来的游子。他们有的是支援那边抗法抗美而留下的，他们有的祖辈就是在数十乃至上百年前在那边扎根的，然如今他们不得不告别那片他们生活过的土地，携着简简单单的行囊，带着他们在那里生养的第二代、第三代，回到了他们的故土！

这支数百万人的大军中，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又有不少人刚刚经历了子离妻别的苦痛，也许，在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还在做着不久团圆的梦。

梦依依……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边境各地华侨接待部门发黄的卷宗里找到了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名册和简单的登记，并简略作了些数字统计

广西防城：1300多人。

广西凭祥:1600 多人。

广西宁明:800 多人。

广西龙州:900 多人。

广西靖西:1100 多人。

广西那坡:400 多人。

云南富宁:200 多人。

云南西畴:800 多人。

云南河口:1100 多人。

.....

这是不完全的统计,也许,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当年,这些人何曾想到:这一梦整整十年!

十年前,他们和他们的亲人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天河”。

民间传说中被“天河”遥隔的牛郎织女,还有一年一度的七夕相会呢,但他们凄然的传说撼动了多少人的心灵!然而,现实中十年才架起“鹊桥”的牛郎织女们呢?又演绎了多少凄惨的故事,产生了多少悲怆的传说?

有人说,1988 年边境局部开放时,每十个过境的越南妇女中至少有一个是来寻亲的。

这说法并不为过。

她们和她们的亲人能在“鹊桥”相会么?

## 千里寻亲记

她走来了，一身简朴的装束：黑色短装粗布上衣，黑纺绸裤子，白棕皮尖顶斗笠，从那片战乱沧桑的土地毫不犹豫地越过了界河……

这是 1988 年的深秋，天空中有了一丝袭人的寒意。

十年前，夏初的一个暮雾沉沉的傍晚，她的中国籍老公——越南海防市某区武装部部长从外面急匆匆赶回家，一把捉住她的双手说：“阿媚，我要走了。”

她愣愣的，象没有听明白似地：“要走？”

老公点点头，脸色比天空更沉黯：“走，今晚就走。”

她反手捉牢老公的手，生怕他立时就飞了似的。其实，他们早就听说了两国关系恶化和要驱赶华侨的消息，而且，不久前他们也发现了他们房前屋后总游动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她老公凭着几十年军旅生活经验判断出那是来监视他的暗探。但她却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也还抱有幻想：“是不是再缓几天看一看？”

她老公眼中闪过一丝黯然的神色说：“再等就来不及了。”

原来，她老公到一个在市公安局的朋友家里去，朋友告诉他：他们马上要动手了，把在各部门工作的中国籍干部全部抓起来，尤其是在军政部门和公安系统工作的。

她从老公的神色中明白了一切已无可解救，毅然说：“我

们跟你走。”

她老公沉吟了一下，目光却盯着不远的窗外，她顺着老公的目光看去，心不由又是一紧；那里立着两张陌生的面孔！她急了，低低地问：“怎么办？”

她老公想了一会说：“这样吧，我们分头走，今晚你带孩子回你父母家，明天一早奔芒街，我今晚偷着走，我们在北仑河边见。”

她点了点头。

匆忙吃过晚饭，匆忙收拾了值钱的东西，她便带着孩子上父母家了。她想，只要两天又在一起了，没有什么大不了事。

谁料想这一别竟是十年！

到父母家还不到五个小时，也就是凌晨一点多钟，几个越公安便衣敲开了她父母的门，把她抓到了公安局。原来，她带小孩离家后不久，她老公也偷偷逃走了。他是从后窗跳窗走的。走前，他把屋里的“红灯”牌收音机拧到了最大音量，几个在外面监视他的密探还以为他一直在听收音机。直到电台收台，里面仍是一片“哧哧哧”的电流声时，他们破门而入才知道上了当……

她在监牢里蹲了十个月，待放出来时，边境上已腾起了战争的烟云！

无奈地，她拉扯着 13 岁的儿子和 6 岁的女儿苦度时日。

四年后，她儿子刚满 17 岁，便被抽去服兵役了，最初在一个叫边和的地方的兵营里集训了四个月，之后调去了柬埔寨战场，先驻扎在龙芝马，后特马列，最后死在山图克山地。据说，儿子是和红色高棉作战时落在竹签坑里扎死的！

听到儿子死去的消息，她差不多急疯了。她实在不敢想象儿子扎成蜂窝一样的惨状，甚至，她不敢翻看儿子留下的那些

照片，每看一次便要昏厥一次。

别的别，死的死，这以后的岁月更艰难了，母女俩罕有笑声。然而，她心中还有一个未死的希望，一个团圆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等待的日子是何等的漫长！3600多个日夜熬过去了，头上熬出了白发，额上刻下了皱纹，终于等来了边境局部解冻的消息。得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三天，她便迫不急待地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包，毅然跨越界河，开始了她异国寻亲的艰辛曲折的历程。

她先找到老公的原籍——广西防城乡垌中乡。原籍没有了老公的直系亲属，只剩下几位表亲。他们告诉她：她老公从那边逃回来后，在老家只住了两个多月，给父母捡了骨，之后便由政府安排到县城附近的一个农场工作去了。但不清楚具体在哪个农场，他也没与他们联系过。他们还劝他：现在边境局势仍然紧张，进入内地的边检很严，光垌中到防城的几十公里间，便有两个边检点，人员车辆一律持证通行，要她不妨缓缓再来。然而，她那被漫长的等待熬煎着的心不能再等待了。他们见她执意如此，便给她找来了一个长期在边境跑生意的叫“颜仔”的小伙子。颜仔答应把她带过去，但索价四百元人民币。她手上只有30万盾越币（约合160元人民币），远远不够，幸好她还带着几个出嫁时陪嫁的“黄圈”（金手镯），她拿了一个出来问颜仔：这个行不行？颜仔接过，熟练地放在口里咬了咬，立刻喜笑眉开：当然行！

第二天，颜仔带着她搭手扶拖拉机到那梭检查站前约两公里远的地方下了车，然后带着她拐进山路，从崇山峻岭间逃脱了边检，来到了防城县城。但是，她没有正当的入境手续，又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不敢正正当地去有关部门询问，只好由颜仔带着一个又一个农场的找人，私下里打听：华石、垌